

唐代诗人探賾

王辉斌 著

【外一种】

雙溪詩社
王輝斌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

贵州人民出版社

唐代诗人探赜

(外一种)

王辉斌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代诗人探赜/王辉斌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12
ISBN 7-221-07220-5

I. 唐... II. 王... III. 诗人—人物研究—中国—唐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48288号

.....

唐代诗人探赜【外一种】

王辉斌 著

封面设计: 晓 峰

版式设计: 张 诚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1

印 刷: 贵阳精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889mm×1194mm

字 数: 400千

印 张: 16

版 次: 2005年12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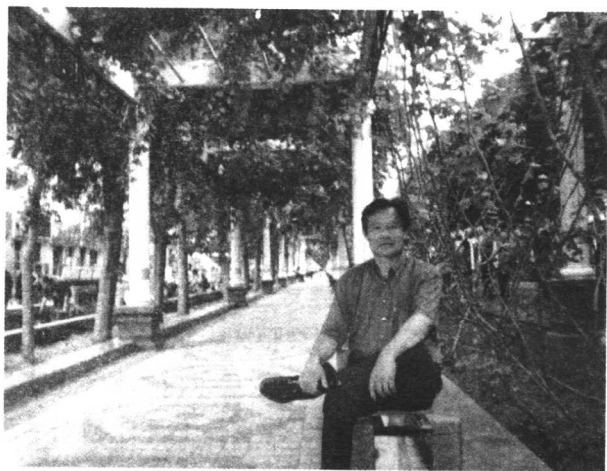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7220-5/K·920

定 价: 40.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由《唐代诗人探蹟》与《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两种构成，为王辉斌教授研究唐代文学的又一重要成果。《唐代诗人探蹟》分别对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等20余位诗人的生平、作品等进行了较全面的观照与审视。《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则为自《全唐文》问世以来的第一部专门考察其作者小传的著作。两种著作均在前人陈说与今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新说与新见，有助于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全面认识与把握。



(2005年7月摄于吐鲁番葡萄沟)

作者简介

王辉斌,1949年10月生,字靖华,号竟陵居士。湖北天门人。现为襄樊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西北大学国际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并为中国孟浩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孟浩然研究》、《李白史迹考索》、《李白求是录》、《杜甫研究丛稿》、《唐代诗人咏湖北》、《唐人生卒年录》、《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唐代诗人探赜》、《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增订注释全宋词》(参撰)、《四大奇书研究》。参加了《中国古代文学》、《李白大辞典》等多种著述的编写,在《文学遗产》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250余篇。即将出版的著作有《唐宋词史论稿》、《唐诗二十论》、《先唐文学论丛》。

自序

六年前的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经过反复的考虑之后,决定计划在原有研究成果(主要为已发表的有关论文)的基础上,撰写、修改并出版一套“唐代诗人研究四部曲”。这“四部曲”分别为:《孟浩然研究》、《李白求是录》、《杜甫研究丛稿》、《唐代诗人考索》。这一计划,实际上是将唐代诗人作为一个研究的整体,对其进行一番较为全面的考察与审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先后得到了霍松林先生、傅璇琮先生、程千帆先生三位前辈师长的大力支持与关怀,并分别为《杜甫研究丛稿》(霍松林)、《孟浩然研究》(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索》(程千帆)三书题写了书名。截止于二〇〇四年五月,“四部曲”中的《孟浩然研究》、《李白求是录》、《杜甫研究丛稿》已先后出版。在此期间,我还出版了与之关系密切的《唐代诗人婚姻研究》一书。现在展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唐代诗人探赜》,就是“四部曲”中计划的《唐代诗人考索》。这是“四部曲”中的最后一“曲”,书名之所以改为《唐代诗人探赜》,主要是因为内容与原计划发生了变化,因而有友人便建议我将其改为是名。但如此,程千帆先生生前为之题写的书名,也就只好忍痛割爱了,这是我极不情愿面对的一个事实,若先生地下有知,未知或可谅解否?

本书实际上是由两种著作构成,其一即《唐代诗人探赜》,其二为《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唐代诗人探赜》共分为七章,分别对陈子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陆羽、綦毋潜、王之涣、高适、

怀素、张继、刘禹锡、元稹、白居易、贾岛、李商隐、皮日休、怀潜等诗人及有关诗作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观照。在研究对象上,大致可分为以下三大类:(一)对诗人的生平进行了考察;(二)对诗人的相关作品进行了探讨;(三)对部分诗人在某一时期的研究概况进行了综合述评。这七章三类中的内容,从总体上讲,乃是由初唐而晚唐,由诗人生平而作品的,其中,尤以对陈子昂、王维、李白、陆羽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而陆羽研究一章所涉及的内容,据我所知,在建国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界,乃无出其右者。综而言之,全书对所涉及的每一具体研究对象,或宏微互观,或纵横探论,或订正旧说,或提出新论,等等,无一不是以材料为依据的。这是因为,我在撰写本书的各章节之文章时,始终是立足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应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之上”这一学术原则之上的。据说,这一原则的倡奉者就是以《资本论》而著称的马克思,一个西方学者对材料能如此重视,这一事实的本身,是很值得那些丢弃国学传统的中国学者去认真思考的。

《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是我十余年前参加《新编全唐五代文》这一国家“八五”古籍整理项目的副产品。据我所知,学界第一个对《全唐文》的作者小传予以注目的是清代学者劳格,其次为著名的史学大师岑仲勉先生。一九八九年夏,我应邀参加了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新编全唐五代文》编委会,之后,在对《全唐文》有关作家作品的研撰之余,乃陆续写成了60万字左右的“作者小传校考”。《校考》虽为一部未完稿(《全唐文》共1000卷,本《校考》只校考了前400卷),但考虑到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胡适《白话文学史》等均属如此,故此次略加整理,以《唐代诗人探賸》“又一种”的形式与该书一同出版。而岑仲勉先生的《读全唐诗札

记》，即是以“外三种”形式与《唐人行第录》、《唐集质疑》、《读全唐文札记》（后两种为“外三种”之二种）一同出版的。当然，《全唐文》后面的 600 卷作者小传校考，我当努力完成（初稿早已写出），而使其与此 400 卷尽快合为一集。

合二书而为一册，这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可称得上是一种尝试，好在这种尝试如上所言，乃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相信其之出版，对于那些欲以之进行参考的同好而言，应是不无省检之功的。至于其之学术价值与学术质量，则因二者文字俱在，学界自有公论，而不需我在此赘言。是为序。

王辉斌

2004 年 11 月 14 日于古隆中求是斋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陈子昂探论	(1)
一、陈子昂北征新探	(1)
二、陈子昂死因探究	(8)
三、《唐才子传》陈传笺录	(15)
四、陈子昂生平研究综述	(23)
第二章 王维纵横谈	(35)
一、王维早期行事探究	(35)
二、王维开元行踪求是	(46)
三、王维转官吴越考略	(57)
四、王维的隐居问题	(68)
五、王维亦官亦隐质疑	(79)
六、历代孟王优劣论述评	(89)
第三章 李白与杜甫	(99)
一、李白家世之谜破译	(99)
二、李白若干事迹考辨	(112)
三、李白与元丹丘的交谊	(121)
四、李白与王昌龄的交游	(133)
五、李白与李璘事件说略	(143)
六、三谈李白《九日龙山饮》	(150)

七、杜甫研究五十年	(154)
第四章 陆羽研究求是	(168)
一、陆羽的行年与著述	(168)
二、陆文学交游考略	(183)
三、《茶经》作年求是	(196)
四、陆羽研究综述	(203)
第五章 盛唐文学探微	(213)
一、崔国辅生平考略	(213)
二、綦母潜生平考实	(225)
三、高适《燕歌行》新探	(237)
四、王之涣《凉州词》讨论	(244)
五、任华桂林行事考	(252)
六、李华卒年辨订	(258)
第六章 中唐诗人考述	(265)
一、怀素生平辨证	(265)
二、张继生平订正	(278)
三、皎然生平稽考	(283)
四、刘禹锡《春夜》系年	(295)
五、元、白研究综述	(299)
六、白居易研究综述	(316)
第七章 晚唐诗人丛考	(326)
一、马戴籍贯考实	(326)
二、李商隐卒年新考	(331)
三、皮日休生平探究	(339)
四、怀潜《上归州》禅释	(351)

《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

一、作者小传概论 (359)

二、小传校考正文 (369)

附录一：本书主要引用书目 (473)

附录二：王辉斌著作评论 (486)

视角独特 新见迭出 崔际银(486)

——评王辉斌《唐代诗人婚姻研究》

洞幽烛微 创见迭出 萧兰英(491)

——评王辉斌教授《唐代诗人婚姻研究》

后记 (496)

第一章 陈子昂探论

一、陈子昂北征新探

陈子昂从乔知之北征,乃为确凿之史实,然卢藏用《陈氏别传》、赵儋《旌德碑》,以及两《唐书·陈子昂传》、《旧唐书·乔知之传》等,均未载之。《伯玉集》卷一《观荆玉篇序》云:“丙戌岁,余从左补阙乔公北征。夏四月,军幕次于张掖河。”又卷六《燕然军人画像铭序》云:“龙集丙戌,金徽州都督仆固始桀惑乱人心,天子命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自居延海人以讨之。特敕左补阙乔知之摄侍御史,护其军。夏五月,师舍于同城。”这两篇文章中的“丙戌”,均乃为武则天垂拱二年,即公元686年。

对于陈子昂此次北征,罗庸、彭庆生诸家《陈子昂年谱》,以及韩理洲《陈子昂评传》、《陈子昂研究》(以下简称“韩著”)二书,皆认为其时间未及一年,即子昂此行三月自洛阳始程,四月军次张掖河,五月至同城,七月独返,八月归张掖,约九月还京师。以此计之,知子昂此行北征前后往返实际不足十个月。其实,此说大有商榷之必要。因为陈子昂此行北征时间的正确与否,涉及到其后诸多行事及若干诗文系年的一些重要问题,实有“牵一而动百”的影响,故不能不辨之。

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考察,陈子昂此行北征,时间乃为三年而非不足十个月,兹作考述如次。

按《伯玉集》卷七《吊塞上翁文》云:“丙戌岁兮,我征匈奴,恭闻北叟,托国此都,子尚于叟,日月遐迈,及今来思,实获心契,欣问

于叟……今则荒秽，代亦不毓，其故何哉。”罗《谱》系此文于垂拱二年“四月间初至塞上作”，^①误。细玩是文，“知丙戌岁”云云，乃为陈子昂写是文时的回忆之辞，而文中“及今来思”与“今则荒秽”两句“今”字连用，不仅时间概念鲜明，措词肯定，而且与文章开首所述之事对比强烈，其不为垂拱二年四月作已是甚明。

又《伯玉集》卷四《为乔补厥论突厥表》有云：“特敕臣摄侍御史，监护燕然西军。臣自违阙庭，历涉秋夏，自徙居边徼，无尺寸之功……然臣久在边隅，夙夜勤灼，莫不以蕃事为念，俾按察之，比以突阙离乱事迹，参验委曲，穷问往来。”这段文字中的“历涉秋夏”、“久在边隅”二词，已明白告知我们，乔知之自“龙集丙戌”的垂拱二年佐刘敬同的燕然西军北征到让陈子昂撰写这篇《论突厥表》止，其时间至少也有三年左右，否则，陈子昂是不得用“历涉”、“久在”来述诸其在“边徼”之时间的。而如前所述，陈子昂此行是与乔知之一道出征的，乔知之在“边徼”数年，也就表明了陈子昂此行北征的时间亦为数年。若按罗《谱》等之所言，陈子昂垂拱二年的秋已至洛阳，这篇替乔知之所“为”之《论突阙表》岂不是写于他还东都的两年以后？所以，我认为这篇文章是陈子昂此行北征非只为一年（实际不足十个月）的最有力的证明。

考《旧唐书·突厥上》云：“垂拱……三年，骨咄禄及元珍又寇昌平……其年八月，又寇朔州。复以（黑齿）常之为燕然道大总管，击贼于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馀里，贼众遂散走碛北。”^②（《通典》卷一九八同）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其二云：“臣伏见今年五月敕以同城权置安北府……臣在府日，窃见碛北归降突厥，已有五千馀帐。后之来者，道路相望。”合勘这两起材料，知垂拱三年八月后，犯朔州之突厥为黑齿常之所败，散走碛北，

① 罗庸《陈子昂年谱》，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二号（1936年2期）。

②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其降同城唐军，乃为“五千馀帐”。而此事，子昂又在同城“窃见”之，则是时其仍在北征军旅中乃可确断。

值得指出的是，罗《谱》将《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与《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二文，皆系于同一年，又误。按《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其二明言“臣伏见今年五月敕以同城置安北府”，而《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则清楚地写作“伏见去某月日敕令同城权置安北都护府”，一曰“今年”，一为“去某”（此据《文苑英华》，《伯玉集》及《全唐文》均无“某”字），对举甚明。又《通鉴·唐纪》卷十九载“同城侨置北都护府”之时间，乃在垂拱元年六月，而罗《谱》则据子昂是文认为乃在垂拱二年五月；又前者所述同城“侨置”之目的乃为纳仆固之降者，而子昂之文所述则为“扼匈奴之喉”，二者在时间与目的上竟是如此之矛盾。今以上考参证之，知同城之权置北都护府，乃在垂拱三年之五月，即《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一文为是年之作，《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写于翌年即垂拱四年，这样，上所举之“今年”与“去某”才可得解。

《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又有云：“臣比在同城，接居延海，西逼近河南口，其碛北突厥来入者，莫不一一臣所委察……先九姓中遭大旱，经今三年矣。”按陈子昂“比在同城”，据前引《燕然军人画像铭序》，知乃在“龙集丙戌”的夏五月，“经今三年”即为垂拱四年，这是《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写于垂拱四年以及这一年陈子昂仍在北征前线的最好证明。《论突厥表》又云：“自有姓来，未曾见此饥饿之甚。今者同罗仆固都督早已伏诛，又与金州横相屠戮……臣所以愿陛下建大策，行远图，大定北戎，不劳陛下，指挥之间，事业可致。”这里的“同罗仆固都督早已伏诛”十字，极为清楚地表明，《论突厥表》决非如罗《谱》与韩著所言为陈子昂垂拱二年八月所写。又《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其三亦有云：“臣窃见河西诸州……顷年已来，师旋未静……顷至凉州，问其仓贮……未可速图。”这段文字中的两个“顷”字颇可注意：前者的“顷年”乃“近

年”之谓,后者的“顷至”则谓“顷刻而至”。既然是“近年”,就表明陈子昂此行北征乃有几年而非十个月,此亦前所考之三年的又一证。

另据前所征举之《旧唐书·突厥上》,以及《新唐书·则天后纪》,知垂拱三年十月间,武则天诏令黑齿常之以“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之衔,师出朔州讨伐突厥之犯。从地理的方位上考察,朔州在今山西,陈子昂、乔知之佐刘敬同北征之地在今内蒙古的漠北一带,二者东、西之分,甚为明白,故陈子昂乃称所部为“燕然西军”,而“燕然东军”则指黑齿常之的“大总管”部即可遽断。按陈子昂有《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之诗,题中“东军”,即指黑齿常之“燕然东军”,是诗之时令又为仲秋,这不正好说明陈子昂之“东归”乃在垂拱四年吗?若垂拱二年八月陈子昂已归至张掖古城,其何能将发生于两年以后的“东军”大捷早在两年之前就告知韦虚己呢?而据两《唐书·则天后纪》、《资治通鉴·唐纪》、《唐会要》、《册府元龟》诸史料可知,武则天自垂拱二年诏刘敬同北征金徽州至同城,翌年十月诏黑齿常之至朔州讨伐突厥后,再不曾另派他部参加上述“东”、“西”二役,所以,陈子昂诗题中的“东军告捷”,只能是黑齿常之于垂拱四年秋前在朔州击败突厥之谓。

陈子昂既于垂拱四年自同城东归,那么,乔知之替其送行的《拟古赠陈子昂》诗也就作于是年无疑。是诗有云:“胡天夜雨霜,胡燕晨南翔。节物感离居,同衾违故乡。南归日将远,北方尚飘蓬。孟秋七月时,相送出外郊。……送君竟此曲,从兹长绝弦。”其行至张掖,闻东军告捷,即写了《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一诗:“孟秋首归路,仲月旅边亭。”二诗所述路线、时令正接。由张掖还东都洛阳,陈仓为必经之地,而《伯玉集》中有《西还至散关答乔补阙知之》一诗,已证实其确在散关(陈仓附近)逗留一时。诗有云:

昔君事胡马，余得奉戎旂。
携手向沙塞，关河缅幽燕。
芳岁几阳止，白日屡徂迁。
功业云台薄，平生玉佩损。
叹此南归日，犹闻北戍边……
蜀门自兹始，云山方浩然。

对于是诗之作年，罗《谱》系于天授二年陈子昂丁母忧途经散关时作，韩著力辨其非，认为“《西还》诗非六九一年（即天授二年）丁母忧途中所作，而是六九八年挂冠归里途中所写”。尽管二人在诗的写作年代上存在着明显分歧，但他们认为陈子昂写是诗时乃是从京洛始程至散关则是一致的。实则二家之说均误，其理由有如下四条。

考唐时由秦入蜀的道路计有四条，即散关道、子午道、骆关道与褒斜道。

关于散关道。《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于凤翔府宝鸡县内有记载：“散关，在县西南五十二里。《蜀志》：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①又据是书载，知散关至长安共计里程为452里（散关至宝鸡52里，宝鸡至凤翔90里，凤翔至长安310里）。

再看子午道。《元和郡县图志》对此道亦有记载：“长安县子午关，在县南百里，王莽通子午道，因此置关。”《大清一统志》云：“子午谷在西安府城南一百五十里。子午关在子午谷中，汉平时置关。”^②在四条由秦入蜀的道路中，子午道是距长安最近的一条。

①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骆谷道与褒斜道。对于这两条道路,《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通鉴地理通释》、《方輿纪要》及《明一统志》等地理丛书均有记载。其中,骆谷道之谷口距长安“西南二百里”,褒斜道北口在郡县西南30里,距长安为410里(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计)。

在这四条道路中,唯散关道距长安最远,若届时子昂由长安入蜀丁母忧或者为晚年挂冠归里侍奉老父,揆之常情,他本应取距长安较近之子午道,何得待远至散关后才折道南下呢?此为其一。

其二,韩著认为陈子昂挂冠归里乃取此道而还亦有问题。这是因为,陈子昂另有《荆州大崇福观记》(载《文苑英华》,中华书局徐鹏点校本据之收入《陈子昂集》补遗)一文,表明他圣历二年归蜀乃是走水路入川的。是文有云:“天子……赐名曰大崇福观焉。时龙集己亥,圣历二年也。”按陈子昂是次还家,乃始程于圣历元年冬日之洛阳,其圣历二年已在江陵“荆州大崇福观”作《记》,乃为他此行未曾由秦入蜀的明证。那么,这篇文章是否可以认为是陈子昂归家后所写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据文中“文彩构槛”、“栌拱森郁”等语句考察,知陈子昂写是文时,若非亲到该观目睹,是难以作出如此精细准确之描述的。况且,届时陈子昂已挂冠归里,无论是京洛的武则天抑或荆州大崇福观的住持等,是既无诏令也不曾托求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陈子昂为撰是《记》的。

其三,韩著还认为,《西还》诗所述“山河缅幽燕”云云,乃为乔知之在万岁通天元年与陈子昂一道东征契丹之境况。事实上,此说亦难成立。固然,赵儋《旌德碑》中有“属契丹以营叛……特诏左补阙属之”^①诸语,但此中之“左补阙”其人,岑仲勉在《突厥集史》卷八早已辨其非。这说明乔知之当时确实是没有偕陈子昂参加辽阳之东征战役的。而《通鉴考异》疑乔知之“死在神功年”之

^① 赵儋《故右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全唐文》卷七三二。